

闻丝丝桂香 念遥遥故乡

□金玉岑

“桂花香，缠着衣角，越过照壁。”
——题记

天色渐渐暗淡下去，空灵的山前，方才落了场秋雨，瑟瑟中夹杂着几分惆怅。满山青黛缀满眼眸，在蒸腾的雾气中又似笼上一层轻薄的白纱。高大的松柏依然挺拔，被雨珠强烈击打后的针叶带有些许潮湿，在落日最后映出的一束余晖中闪出橙黄色的微光。

我推开略微老旧的玻璃窗，那盆绿萝仍然生机勃勃，长得茂盛。小巧玲珑的碧叶纵横交错地肆意窜生，盈盈的雨露滞于叶面上，此刻已经摇摇欲坠。叶下洁白如雪的花此刻显得如此娇媚又动人。秋风迭迭，清爽鲜甜的空气裹着阵阵桂花的幽香迎面而来，整个卧室焕然一新，氤氲着桂花的甜香。一呼一吸中满是桂花的清香。

“这桂花……曾经是在家乡闻到过吧？”轻轻闭上眼，细细品味——这桂花，沁人心脾却不显浓郁，令人沉醉又不失清冷，绝无单调之感。

忽觉一缕明媚的阳光洒在脸颊上，生出几许暖意。记忆中这样的温存，还是几载前的初秋……

穿过条条曲折的长街，只身入幽深的小巷。在沉寂无声的青石板铺就的小路上，在



通讯员 虞林 摄

篆刻着精致木花的窗棂边，隐匿着往日岁月中的童真。以黑瓦整齐排列而成的屋顶敛暮光，流淌着朴实的微芒，渐渐淹没在满树簇簇桂花中。

桂花啊，桂花，又开了吗？这股魂牵梦萦的幽香，指引着我找到曾经的回忆。

走进不大而简陋的四方小院儿，阿婆正懒洋洋地躺在摇椅上。摇椅“吱呀吱呀”地响，阿婆嘴角含笑，眯眼如缝，一下一下地悠悠晃着。

我便跑来拽着她的衣袖，殷切地盼着她给我做桂花糕吃。金秋季！在瑟瑟秋风中，一朵朵小小的黄花在空中飞舞盘旋后又即刻落下，湿润的土地上覆上一层黄绒。外婆躺在这方小天地里，衣袖早已被桂花香浸透。我贴近时——桂香争先恐后地涌入鼻腔，沁人心脾。

阿婆娴熟地把一粒粒圆润雪白的糯米磨成细粉，揉成团后再优雅地浸了浸水，撒上细碎的桂花，即成了一块小巧玲珑的“碧玉”。小孩子终归是贪吃的，没洗净的手“偷”一块方方正正的桂花小糕走。

咬下一口——丝丝缕缕的黏糯在齿间缠绵，这清甜，似一束春日的阳光，唤醒了我沉睡的味蕾，我享受地闭上了眼睛。

我听见阿婆欣喜的笑声，也是桂花一样的甜，长久地荡漾于心间，漾开一片芬芳。

树叶簌簌作响，几抹斜阳直直透过梧桐树影，抖落满地斑驳。

我也笑了，我们两人坐在院子里，沉浸在桂香里，心是甜的；沐浴在暖阳中，心是

暖的。

“你外婆啊，净带这些东西给你。”母亲嘴中喃喃着亦从门边进来，我注意到她手中的塑料盒子盛满了白花花一片，依稀透出点灵动的黄，“呐！吃吧吃吧。”她将一盒桂花糕随意地抛在桌上，我饶有兴致地打开盒子。

迎面而来，仍是这股桂花香。我细细地品着，想从里面品出些什么来——在缕缕甜中，我仿佛望见一块块阿婆亲手制的桂花糕；在丝丝“清”中，我似见阿婆独守小院之清贫；在淡淡香中，我若解阿婆灿烂笑靥！

我品出来了！这香——是拂不去的旧时回忆，是忘不了的儿时滋味，是永驻心间的一股乡愁。

感觉窗外的桂树愈发茂盛了，矗立于萧索秋风却不动凡情。“花有重开日”，任它怎样抖尽一树繁花，我离桂香也不会再远了——我离故乡，也不会再远了。

我微红了眼眶，蓄一眶生泪，动了乡情。桂树来年还是会开花的，乡愁也向来只增不减。

“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的桂花”

——后记

尘埃里开出花

□刘思思

我常在新城跑步，有时绕着小区画圈，有时则跑远些，一路跑到桂花城再折返，五公里是常有的量。跑完我总会找个垃圾桶撑着压腿、拉伸……那一刻，心特别静，感受着汗如雨下，心脏在胸腔里沉稳有力地搏动。目光偶尔会落在那桶身覆盖的薄灰上，就这样等待着心率平复。

还记得一个清晨，在绿岛路和翁山路的交叉口，我照例在跑后拉伸，无意间发现，这里的垃圾桶表面，竟比桂花城附近的洁净许多。正纳闷时，一位环卫工人蹬着三轮车过来了。她约莫五十来岁，烫着蓬松的卷发。见我压腿，便笑着搭话：“这么早锻炼身体，真勤快。”手上没停，顺手拿起抹布，擦拭起眼前的垃圾桶。我也回应道：“原来这儿是您在打扫啊，难怪这路上的垃圾桶都挺干净。”她听后，眼睛一亮，带着点自豪：“那必须的！工作嘛，就得认真干，收拾干净了，我自己心里也舒坦。”说完，骑上她的三轮车，晃悠悠地驶向下一站。

望着她的背影，一股敬意涌上心头。环卫工这活儿，其实挺寂寞的——他们扫净了街道，却鲜少有人看见，更别提得到一声赞许。日复一日，落叶与尘埃总在新一天的重新堆积。扫得干不干净，说到底，全凭自己心里的那杆秤，那份无须他人监督的自觉与操守。

这让我想起前几日看过的一部日本影

片——《完美的日子》。先不论电影里高级的光影美感，就来讲讲剧情。男主人公公平山因为某些原因，从事了一份打扫公厕的工作，他独自一人生活，日常规律得像钟表，对待工作一丝不苟。他热爱音乐、读书和拍摄树木，就这样简单又孤独地活着，并乐在其中。弹幕里有人说：“一丝不苟地对待生活本身，何尝不是一种幸福？”这不正映照着我遇见的那位环卫女工吗？她亦是如此，在尘埃与洁净的循环里，为自己筑造了一种内在的秩序，并从中汲取了沉甸甸的平静与满足。

回望自己走过的路，也曾不同的岗位上耕耘，平等地热爱着每一段经历。毕业实习时，我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总机担任话务员，戴上耳麦，用尽可能清晰甜美的声音接起电话，为客人转接、答疑。那时常有种错觉，仿佛自己是神秘电波那端的主播，无须露脸，全凭声音和语气，传递着看不见的真诚与关怀。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指纹鉴定，这是一份需要极致的耐心和眼力的活，在纷繁复杂的纹路迷宫中，寻找那独一无二的吻合点。我常常觉得像是在玩“大家来找茬”的游戏，只是赌注关乎真相与正义。当那些细微的纹线最终指向确凿的证据，锁定嫌疑人的瞬间，那份拨云见日、守护公正的成就感，便如清泉般充盈心间。

后来，我投身教育培训行业，每日与纯真的孩子们为伴。他们的世界清澈纯粹，会在我穿上新裙子时，毫无保留地赞叹“老师今天美得像仙女”；遇到一点就通、进步飞快的学生，那份为人师者的欣慰与满足，是任何物质都比不了的。偶尔，会有小朋友在课堂上不经意间，脱口而出唤我“妈妈”，我总是笑着应承。常有人说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我想，定是孩子们的童真滋养出来的。

我还在书店工作过一段短暂时光。听起来很文艺，其实打扫整理的活占一半，还要学做咖啡和甜品。碰上下雨天，店里没客人，我就自己掏钱买杯咖啡，选本喜欢的书，在咖啡香与书香中消磨时光，亦是幸福。书店还有架钢琴，偶尔弹奏几下我仅会的曲目，倒也添了几分风雅。

说来也巧，网络上曾刷到中山大学毕业典礼的动人一幕。典礼上，十八位普通的校园守护者——食堂师傅、保洁员、保安……被郑重地请上舞台，由学生代表献上鲜花。评论区里暖意流动，一条评论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行行出状元。”我们不该仅凭职业去评判一个人的价值，更不该对孩子说“不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去扫马路、当保安”。任何一份看似微小的劳作，只要倾注了真心，秉持着对职责的敬畏，都能在尘埃里开出花，创造出属于自己无可替代的价值。

龙潭清流

□姚崎锋

小镇三面环山，山水形成几路支流，流经了周边村庄，汇聚于镇中心。镇中心溪坑众多，水网密布。在老街有一个知名的龙潭，潭旁有一水井，井水清澈，不涸不干，井潭现仍为当地老街居民日常生活所用，汰衣洗菜者众。

村民们总有忙不完的活。大中午的，也有人在那里洗衣服。戴顶凉帽，只要防晒工作做到位，人是不会感觉到热的。入夜，沿线路灯下，三五成堆的洗澡人就更多了，水抚过手脚，凉意阵阵。随意拉着家常，时而便又爆出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张家长、李家短的，当然也有新近发生的，你若在边仔细聆听，总能收获点什么。

溪坑水一路流淌，你若仔细看，那水流是从地层或坑沿四壁汩汩而出的，水清见底，泉眼汩汩，简直如纯净水一般。青绿的水草顺着水流的方向婀娜，其间潜伏着泥鳅、小鱼、龙虾。

偶见打着头灯、持杆来回的年轻人，身边的水桶里竟然也有了不少泥鳅等水产，让我也颇有兴趣了，于是蹲在一边看他们如何勾引着这水中的生物。它们久居于此，坑里有丰富的食物（每天各种洗涤残留），

条条肥嘟嘟的。这是个斗智的过程，更需要一些耐心，如果一时性急，动静大了，就可能把它们吓跑了，对你的饵料正眼瞧一眼都不愿意了。

禁渔期，菜场上卖蟹的阿华先生，整日里没事做，光着膀子在乡村里随意走动。镇上的麻将室一天总要去几次。有一晚，他遇见我，闲聊几句后，他说这溪坑里的泥鳅，前晚被钓了几十条，红烧着当了下酒菜，因为水质清冽，土生泥鳅没有半点儿泥腥味，味道纯正。

天热了，村里的狗也扛不住，吐着舌头到处找阴影的角落避暑。这水潭边自然成了它们的好去处，一只只闲卧在那里的石板上，渴了，便啜舔几口清水，那份自在，都引得我想与它们为伍了。事实上，的确有人光着膀子，拉一条小躺椅，站在那门口架引的石板路下，隐密又安静，没有人会打扰，感受着流水的抚摸，及穿堂而过的风，顿感惬意。

村头的小学大门前，开挖了一个大水塘，流水汇聚在此，形成中转站，洗刷的居民就更多了。流水之利凸显着它的实用功能。在水系流经的村落，因地制宜，拦成了水潭水坑水井，夯实了基础建设，新增了许多的洗

涤台，给村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如今虽然各村各家都通了自来水，但大多数村民还是习惯于到附近的池塘水井边洗刷，不计成本的亲水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龙潭街下河头有一座古桥叫“虹桥”，当地人叫“虹桥头”，红石垒桥，似虹而架，水流虹升，数百年成为干凼一景。桥始建于明崇祯二年（1629），光绪七年（1881）重建，后人又作了改建，将原有的三孔石桥改建为水泥桥面的二孔石桥，已无当年的气势，但你若仔细看，桥两旁的石条上还保留着“虹桥”和“大明崇祯二年建造”的雕琢字样。现因为小镇改造，为了美观，桥的栏杆新修，又在路口树立了一个大牌坊，比之前雄伟壮观多了。

桥头有大水塘，入了夜，影影绰绰有几个夜钓人，水桶里竟然有好几条偌大的鱼，我打开手机照照明细瞧，原来是锦鲤，一时才明白过来，这池塘里原本是养过一些的，之前，经常能看到它们肥胖的身段，后来发了几次大水，鱼儿似乎也不见了。看来总还有漏网之鱼的，它们一直潜藏在这密集的水草中。

若在炎炎夏日，走进小镇，便走进了心里的一片清冽。

深处

（外一首）

□石泽丰

回望秋天的尽头
谁 走在麦地和桑田之间

村庄 慈善本质的木桥
横跨流水 被流水
反弹着高度
只有庭院的木门
在秋夜里无声地开启

一丝寒意如秋风衣带
母亲的白发
被擦进我的梦乡
梦中 马头墙上的野草枯萎
恍若一块橡皮 擦掉
我记忆的童年

振动的是锄头
从井底汲水的长者
深厚的胸膛如泥土般敞开
生活的深处
农事和节气
像秋收的玉米
我选择亲近却又远离

借助月光 皮鞭叱牛的年代
我看见枯藤缠绕的老树
歪着脖子曲着劲
沧桑一生

暮色里，炊烟渐熄……

露珠

真不知
你是从哪一双眼里
滑落的泪滴
让这份透明的忧伤
打湿了他睡去之后
忘了收回的外衣

夜半，如此美丽的星空
是谁一张暗示的脸
这么长的距离
如何叫那位多情的女子
通过自己的嘴角
让你又回到心底

倘若等到天明
他用手抹去
也算是一种安慰
怕只怕被风带走
那个不知情的人
连梦里都没有你